

从英语的变体透视 “中国英语”

吕 力

(贺州学院 外语系, 广西 贺州 542800)

[摘要] 中国英语是以标准英语为基础,通过音译等翻译形式,表达中国本土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独特文化现象的词汇、句式和语篇,既具有汉语语言特征,又能被英语本族语者理解和接受的一种国际使用型英语变体。它与语用失误的中国式英语不同,具有广阔的发展应用前景。

[关键词] 英语变体;中国英语;特色形成;应用前景

一、引言

1980年,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葛传先生最早在其“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英语”的概念。他指出“在讲和写英语时都有一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Four Books(四书),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Xiucai(秀才),Hanlingyuan(翰林院),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Mr. Sai(赛先生),Mr. De(德先生)等,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China English’”。[1]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加强对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即英语变体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对外交流,弘扬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悠久的历史及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和传统风俗习惯等,从而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二、中国英语是标准英语的变体

英语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地与世界各国的语言和文化接触、融合而产生了许多英国本土以外的社会地域变体。社会语言学家把它们划分为三种形态,即作为母语(如在美国、加拿大等国)、作为第二语言(如在新加坡、印度等国)及作为外语(如在中国、韩国等国)。这三种形态都存在以标准英国英语为核心,又分别与标准英国英语有不同程度差别的共同特征。

当英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使用时,其使用目的主要为国内人际间的信息交流,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不可缺少的工具。而作为外语的英语在使用目的上则与前两者不同,它主要用于国际间在政治、经济、宗教、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而其在国内交流方面则极少。根据这两种不同的使用目的,社会语言学家把英语的地域变体分成两大类,即国际使用类(international)和国内使用类(international)。1978年4月,以“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举行,各国学者经过对以上两类英语变体之间的区别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后,达成了一定的共识。1982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语言学系教授,著名社会语言学家Braj B. Kachru又提出了两种概念,即制度化变体(institutionalized variety)和使用型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分别与前面提到的国内使用类和国际使用类相对应。在我国,英语无论是在实际使用还是在教学中,其最终目的多数都是为了国际间的交流,如与国际友人交流;到国外留学、工作、经商;阅读英文报刊、杂志、信函等资料。英语在我国国内即中国人之间的使用上微乎其微。因此,中国英语在绝大部分程度上属于国际使用类,即使用型英语变体。

三、中国英语的界定

很多学者都曾对“中国英语”进行过界定。

1. 英文界定

葛传最早称“中国英语”为“China English”。汪榕培、李文中也都主张用“China English”一词以区别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英语失误的“Chinglish”或“Chinese English”,因为他们认为Chinese English和Chinglish带有贬意,正如西方人就把那些不合规范,难以理解的英语称之为Chinglish。

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张培成认为,名称只不过是具体事物的象征符号,在某些情况下,名称带有贬意,只是由于这个名称所代表的具体事物还不完善,人们对它存有成见或某种敌意罢了。将来这个具体事物逐渐完善起来,人们对它的看法和态度必定会改变,它的名称所带有的贬意也自然会消失,这是一个新生事物必须经历的过程。中国英语在未来很可能也会经历如 American English 或 Americanism, India English、Malaysian English 等同样的过程。[2] 所以,他认为应该按国际上社会语言学界的惯例,把中国英语的名称确定为 Chinese English,简称作 Chinglish。虽然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多数学者较为认同把“中国英语”称为“China English”。

2.中文界定

汪榕培将中国英语定义为“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3] 李文中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英语不一定在本土上使用,因为许多中国英语词汇已经直接进入英语世界,而反过来英语世界还创造了一些词汇来描述中国现象,他指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4] 金惠康认为“中国英语是以国际规范英语为核心,把中国独有的文化、事物、意念和传统等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传入国际(英语)世界,同时也融入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如别有风味的词汇、句式、认知方式及行文手段。”[5] 贾冠杰、向明友提出“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6] 谢之君、孙骊、罗运芝等学者也对“中国英语”的定义进行过不同的表述。总结起来,笔者认为,“中国英语”是以国际公认的标准英语为基础,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翻译形式,表达中国本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风俗民情、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诸多领域与他国不同而蕴含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现象的词汇、句式和语篇,既具有汉语语言特征,又能被英语本族语者理解和接受的一种国际使用型英语变体。

四、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区别

上文提到不同学者对“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下的定义,而对于“中国式英语”(Chinese English 或 Chinglish),多数学者认同的看法是:它是受汉语负迁移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不被母语为英语者所理解的不合规范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英语。例如不少中国的学生最初学习英语时思维经常受到汉语语法的影响,犯一些类似以下错误的中国式英语:1) He very like English. (正确:He likes English very much.) 2) You should hard work. (正确: You should work hard.) 3) The girl is looking an English book. (正确:The girl is reading an English book.) 4) In the classroom have two student. (正确:There are two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之间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定义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本质上。中国英语不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其表达形式具有中国词汇、句式和语篇特点,形象地表达了中国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特有的事物,它以规范英语为基础又能被规范英语所接受,是一种英语变体。而中国式英语主要是英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不被规范英语所接受,是一种表达错误的英语。但是,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也不是绝对对立的,近年来有些原来被认为是中国式英语的说法也逐渐被认同为中国英语。例如句子“Long time nosee.”和“Long time no talk.”就出现在余东、焦同梅主编的高职高专英语教材第1册(上)第1单元 p9 页中,[7] 被当作有用的句型教授,也逐渐被英语本族语者接受。

五、中国英语的形成

大多数中国人学英语都是在一定的母语基础上开始的,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影响,如果要用英语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尤其是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所特有的体制、名称时,由于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在其英语中夹带一些中国

元素,这些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汪榕培在其文章《说点“中国英语”也无妨》中提到“在中国的环境里讲述中国的事情,有些表达方式是英语中本来就没有的:‘三个代表’译成 *threerepresent s* 是无奈的办法,但是已经为人所接受;北京的‘胡同’译成 *hutong* 已经至少一百年的历史;把‘京剧’说成 *jingju* 也许比 *Peking Opera* 更加准确一些。”[8] 所以说,是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归纳起来,中国英语主要通过以下几种翻译手段形成:

1.根据音译(音译中国的普通话或方言)而形成。例如一些反映中国特有事物的名词:*toufu*(豆腐)、*wonton*(馄饨)、*jiaozi*(饺子)、*kang*(炕)、*kungfu*(功夫)、*kowtow*(叩头)、*mahjong*(麻将)、*quyi*(曲艺)、*yangger*(秧歌)、*qigong*(气功)、*taichi*(太极)、*wushu*(武术)、*juren*(举人)、*fengshui*(风水)、*xiucai*(秀才)、*yamen*(衙门)、*pipa*(琵琶)、*qipao*(旗袍)、*pinyin*(拼音)、*dazibao*(大字报)、*putonghua*(普通话)等。

2.根据译借(将汉语词汇通过翻译手段逐词地借用英语表述形式)而形成。

1) 反映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特有的体制、名称:例如:*One count ry*, *Two systems*(一国两制)、*Opening Up/ Open door policy*(开放政策)、*macroeconomic control system*(宏观调控体系)、*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大革命)、*Great Leap Forward*(大跃进)、*feudal and superstition*(封建迷信)、*People's Commune*(人民公社)、*Gang of Four*(四人帮)、*spiritual pollution*(精神污染)、*family planners*(计划生育工作者)、*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two civilizations*(两个文明)、*special economic zone*(经济特区)、*emancipate the mind and seek truth from facts*(解放思想、实事求是)、*laid-off workers*(下岗工人)、*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计划经济)、*vegetable basket project*(菜篮子工程)、*Two Hundred Policies*(双百方针)、*Eight Honors and Eight Disgraces*(八荣八耻)、*A Harmonious Society*(和谐社会)、*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科学发展观)等。

2) 反映中国古代宗教文化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名称:例如:*Taoism*(道教)、*the theory of Yin-Yang*(阴阳)、*Four Books*(四书)、*Five Classics*(五经)、*Three Cardinal Guides*(三纲)、*the Five Elements*(五行)、*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等。

3.根据语义再生(从汉语意思译成英语后而生成新的英语意思)而形成。

1) 短语:*paper tiger*(纸老虎)、*red guards*(红卫兵)、*barefoot doctors*(赤脚医生)、*work one's heart out*(呕心沥血)、*hundred flowers*(百花齐放)等。

2) 成语:*people mountains and people seas*(人山人海)、*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rain*(雨后春笋)等。

3) 句子:*Men make mistakes, horses stumble.*(人有错手,马有失蹄。)与英语句子 *Great men are not always wise.*(伟人未必常常聪明。)意义接近。此外,在语篇方面,中国人在进行英文写作或是在对外交流时,其篇章结构常流露出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这些英译都不是 *Chinese English* 或 *Chinglish*,而是 *China English*。所有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一经解释,不难懂得。[1]

六、中国英语的应用前景

中国英语及其他混合性英语的出现,丰富了英语词汇,目前英语词汇量已经突破至100万个。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牛津英语词典》中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汇有1000余条,居英语中外来词第十一位,涉及范畴包括经济类、政治类、宗教哲学类、饮食类、生物类等,2005年、2006年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M)评选出的全球十大最流行词汇中,中国英语连续两年榜上有名。①中国英语的出现意味着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文化正不断地融入国际文化并逐渐被认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作为传播中国文

化的载体 —— 中国英语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国际使用型英语变体,它的合理性、必然性及客观存在性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它与语用失误的中国式英语有本质的区别,表述的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的事物。中国英语已经日益成为国际英语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丰富国际英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向世界展示和宣传了中国的悠久的历史、宝贵的文化、中国人特有的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其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注释]

①转引自 2005 年 12 月 17 日《北京晚报》相关报道。

[参考文献]

- [1] 葛传.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A].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
- [2] 张培成. 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J]. 现代外语,1995(3):16-21.
- [3] 汪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1(1):1-8.
- [4] 李文中.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18-24.
- [5] 金惠康. 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讨论[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5):66-70.
- [6] 贾冠杰, 向明友. 为中国英语一辩[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5):11-12.
- [7] 余东, 焦同梅. 高职高专英语第 1 册(上)[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
- [8] 汪榕培. 说点“中国英语”也无妨[J]. 大学英语,2003(4):2-3.

5 无忧论文网

5 51lunwen.com